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韓騰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三十二

起庚申漢安帝永寧元年
止丙戌漢質帝本初元年　凡二十七年

表例説

見第二十一及二十二二十三卷

漢	庚申
永寧元年	春三月北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吏詔復置都護屯兵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車師前王畧有北道曹宗請擊匈奴以報之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太后聞
濟北王壽	封三十一年薨諡惠自永初以後西北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為千萬布萬匹嗣
任城王安	嗣封十九年薨諡貞子崇嗣至桓帝元嘉元年再見
中山王弘	嗣封八年
夷安侯鄧康	紹封九年康太后從弟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太后以為宜
率眾王烏倫	以鮮卑大人率眾內附封
率眾侯其至鞬	以鮮卑大人率
附 沈氏	東羌在上郡西河者是歲春入寇張掖夏為漢護羌校尉馬賢所破
當煎	
附 北匈奴	春與車師後王合兵攻殺漢敦煌長史索班於伊吾遂攻車師前部破之畧有北道

班勇有父風召問之勇曰昔武帝開通西域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城門晝閉明帝命將出征匈奴遠遁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通租嚴以期會鄯善車師怨恨思漢其路

王甍賻錢五百萬布五千匹惟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登嗣至順帝陽嘉四年再見

東平王敞

封弘二弟為亭侯

崇公室損私權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所使者乃康家先婢自通中大人康聞而詬之婢怨恚還白康詐

衆內附封

東羌或作煎當大豪饑五等以馬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來擊饑五等大敗

燒當羌

燒何種聞馬賢

車師

車師後王軍就與北匈奴共殺漢長史索班掌遂擊走車師前王

鮮卑

遂西

卑大

無從今曹宗徒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要功荒外萬無一成況今府庫未充師無後繼臣愚以為不可許也宜於敦煌復置營兵三百人及護西域副校尉遣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

嗣封三十六年益封五千户又封憲王蒼孫二人為亭侯至順帝陽嘉元年再見

陳王崇

以敬王子安壽

疾而言不遜太后怒免康官遣歸國絶屬錯至順帝陽嘉三年再見

原鹿侯陰淑

以侯璜弟紹封

軍還入寇張掖殺長吏

撣國

永昌徼外西南夷撣國王雍由調遣使者獻樂及幻人幻人能變化吐

烏倫至鞬率衆漢度將軍遵降貢獻封烏為率王其鞬為衆侯

既為胡人節度又禁漢人侵擾如此誠便鐔顯恭母參崔據難曰前棄西域者以無益而難供也今欲通之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

亭侯紹封至帝延光三年再見

樂成王萇 以濟北惠王子紹封奉靖王黨祀明年再見黨明帝子

平原王翼

來貞侯熾後傳子鮪

燕侯樊盼 哀侯儵曾孫以侯建弟紹封奉壽張恭侯宏後後盼薨子尚嗣

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

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虛就北虜恐河西城門復有晝閉之警矣毛軫難曰西域求索無厭為匈奴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如其不然則是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且西域來

以河間孝王子紹封奉懷王勝祀明年再見勝和帝子

朗陵侯臧由

自帝元初四年奪侯松爵至是以由紹封

者不過粟食今若拒絶勢歸北屬并力以寇并凉則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敦煌雖以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後匈奴果與車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沈氐當煎燒當羌入寇

夏四月立子保為皇太子改元

辛酉 建光元年

校尉馬賢討羌破之
秋七月乙酉朔日食
冬十月司空李郃免以衛尉陳褒為司空
大水以太常楊震為司徒
地震
免越騎校尉鄧康官遣就國

樂安王寵

都鄉侯翼

上蔡侯鄧

西平侯鄧

燒當

春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隲為上蔡侯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或減膳徹樂故天下復平歲仍豐穰然帝已年長久不還政潁川杜根為郎中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

改封二十八年未之國薨於京師謚夷王子鴻立至沖帝永嘉元年再見鴻質帝父也章帝曾孫

清河王延

貶爵一年初封平原王追誣諸鄧欲謀立貶爵遣歸河間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得免

朝陽侯瓌

襲封一年

隲

辭封十五年春三月皇太后崩帝復申前命封位特進要誣追論諸鄧謀立平原王罪隲以不與謀但

廣德

封七年帝親政誣追坐父弘謀廢立罪廢為庶人國除以母與閻后同產得留京師

葉侯鄧廣

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馬賢撫恤不至遂相結脇諸種寇湟中攻金城諸縣八月賢將光零種擊之

得蘇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平原成翊世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知故不少何自苦如此根曰民間非絶跡之處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

丙午葬和熹皇后

平
紹封十二年追尊孝王事見上復以廣川益封至順帝建康元年再見

濟北王登
嗣封一年

與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娶伯榮為妻得為侍中紹從弟侯龍封為侍中及聖敗貶為亭侯

臨湖侯萇
貶爵一年

免特進遣就國沒入隣等貲財田宅又徙封隣為羅侯隣與子鳳並不食死國除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武陽侯遵將作大

宗
封四年誣追坐父悝謀廢立罪廢為庶人國除

西華侯鄧忠
封四年誣追坐父閶謀廢立罪

戰於牧苑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氐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至鸞鳥招引之

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后 初長樂太僕蔡倫受竇后諷旨誣陷宋貴人帝敕使自致廷尉倫飲藥死

夏四月高句驪鮮卑寇遼東太守蔡諷戰歿

尊嫡母耿姬為甘陵大貴人 考異曰嫡字羨

封登弟五人為鄉侯皆別食太山邑 漢書作永寧元年封

琅邪王尊

嗣封三年封尊弟四人為侯 帝紀尊作

初封樂成王到國數月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至不道帝詔曰萇有醜其面而放逸其心知陵廟至

匠暢皆自殺

按隲祖父元侯禹教訓子弟皆遵法度累世寵盛凡封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

免為庶人自殺國除

陽安侯鄧珍

封十二年誣追坐父京謀廢立罪免為庶人國除

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

鮮卑

秋鮮卑寇居庸關九月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功曹楊穆以身扞嚴

劉友益曰嫡母矣而乃尊之為甘陵大貴人比何等稱謂也直書其失自見

詔擧有道之士尚書陳忠上疏曰明詔引咎克躬詔訪郡吏言者必爭為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

遵

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漫易大姬不震厥教出入顛覆風淫於家娉取人妻餽遺婢

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侍中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比云

龍亭侯蔡倫

都鄉侯鄧甫德

封七年誣追坐弘謀廢立罪廢為庶人國除以母與閻后同產得留京師

樂安侯鄧

與之俱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耿夔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救之鮮卑解去冬十一月復寇玄菟

美從之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
以
薛包為侍中不拜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忍去至被敺扑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

妾敺擊吏人專已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於理其貶長為臨湖侯朕無則哲之明致簡統失序罔

封八年初倫受竇后旨誣陷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帝敕倫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飲藥死國除

細陽侯岑寶

康

紹封十年嘗課太后臨朝忤旨免歸至是隲敗復徵為太僕名重朝廷

牟平侯耿

高句驪

夏高句驪復與鮮卑入寇遼東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掾龍端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歿於陳秋王宮率馬韓

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我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

以慰承大姬增懷永歎臨湖侯通鑑作蕪湖侯大姬即長所繼之母

杞

失國六歲復封一年自元初三年奪國至是復封至順帝時為光祿勲冀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

以貴人兄襲封加戶監羽林左軍車騎

都鄉侯江京

以中黃門追迎帝於邸中封遷中常侍兼大長秋

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是歲宮死子遂成立

夫餘

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

告歸加禮如毛
義
劉友益曰書
予之也書不
拜始此
徙封鄧隲為羅侯
遣就國隲自殺
貶平原王翼為
都鄉侯帝少
號聰明故鄧太
后立之及長多
不德稍不可太
后意太后微濟
北河間王子詣
京師以河間王
子翼為平原懷

少為侍
中虎賁
中郎將
朝廷多
稱其能
遷魏郡
太守招
聘隱逸
與參政
事無為
而化視
事二年
與人歌
之曰我
有枳棘
岑君伐

雍鄉侯李
閏
以中黃
門封遷
中常侍

人擊高
句驪兵
於玄菟
破之

王勝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黄門李閏江京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閶謀立平原王帝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為庶人隲從封羅侯不食死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

之我有姦賊兮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兮君於戲休兹熙傳子福為黄

貲產徵鄧康為太僕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

尹起莘曰鄧后稍不可意亦為天下慮耳帝不能自反乃追怒鄧氏譴責竄戮帝亦少恩者然自隱而下死者甚衆網目皆不書何哉太后制朝衆情忿鬱鄧氏尚有人焉

門侍郎

自當力陳歸政不聽則翩然屏跡猶或可免乃貪位不去一旦太后棄朝復何恃耶不書蓋畧之也賤之也其旨微矣

詔許鄧隲還葬

初鄧后立三公欲奏追封后父訓司空陳寵不從故寵子忠不得志於鄧氏隲敗忠數上疏陷

成其惡大司農
朱寵痛隲無罪
乃肉袒輿櫬上
疏曰和熹皇后
聖善之德為漢
文母兄弟忠孝
同心憂國功成
身退讓國遜位
歷世外戚無與
為比而横為宫
人單辭所陷罪
無申證獄不訊
鞫遂令隲等一
門七人並不以
命屍骸流離寃
魂不反宜收還

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因自致廷尉忠復劾寵詔免歸田衆庶多為隲稱枉者帝意頗悟乃還葬隲等於北邙諸衆兄弟皆得歸京師

劉友益曰書之于存厚也終綱目書許還葬二鄧隲郭崇韜

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封孝

德皇外祖宋楊
四子及宦者江
京李閏皆為列
侯　宋氏為卿
校侍中大夫謁
者郎吏十餘人
閻皇后兄弟顯
景耀並為卿校
典禁兵江京李
閏皆為侯與中
常侍樊豐劉安
陳達及王聖聖
女伯榮扇動內
外競為侈虐出
入宮掖傳通姦
賂司徒楊震上

疏曰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方今九德未事孌倖充庭王聖賤微外交屬託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絶伯榮往來帝以疏示聖等皆忿恚而伯榮通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以為妻官至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

以防篡也故朝陽侯劉護同產弟威見在而以再從兄瓌襲爵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位侍中又封侯不合經義陛下宜鑒既往順帝之則　尚書翟酺上疏曰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未有等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斂

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危亂可待願陛下勉求忠貞誅遠佞諂割情欲罷宴私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慮災害可息豐年可招也上皆不省

秋七月己卯改元赦天下

太尉馬英薨

八月燒當羌麻奴

入寇馬賢追擊破之

以前司徒劉愷為太尉

居延都尉范邠犯贓罪吏議欲增錮二世禁錮父子俱劉愷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詔從之

鮮卑寇居庸關殺雲中太守

帝幸衛尉馮石府畱飲十日石能取悦當世故為帝所寵

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

冬十一月郡國三十五地震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尚書令祋諷等奏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絶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陳忠

上疏曰高祖創
制大臣有寧告
之科建武之初
政多簡易禮義
彫損願陛下登
高北望以甘陵
之思揆度臣子
之心則海内咸
得其所時宦官
不便之竟寢忠
奏　甘陵帝父
孝德皇陵
袁宏曰帝王
所以篤化美
俗率民為善
因其自然而

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

尹起莘曰初聽行三年喪至是五載爾而又禁之禮典廢壞莫此為甚他時既復又斷紛紛不已迭書於冊皆譏之也

十二月高句驪王宮圍玄菟州郡

討破之宮死
是歲宮死玄菟
太守姚光上言
欲因其喪擊之
陳忠曰宮前桀
黠光不能討死
而擊之非義也
宜遣使弔問因
責讓前罪赦不
加誅取其後善
帝從之

壬戌

延光元年
春三月改元赦天
下

安平王得
嗣封一
年

征羌侯來
歷

燒當羌
春護羌
校尉馬

夏四月京師郡國四十一雨雹河西雹大者如斗遼東都尉龐奮承偽詔斬玄菟太守姚光徵抵罪

玄菟太守姚光幽州刺史馮煥數糾發姦惡怨者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其子緄疑詔文有異止之

以河閒孝王子得嗣樂成靖王後以樂成比廢絕故改國曰安平

阜陵王魴

紹封三十年薨諡頃王子恢嗣

歷母顯宗女武安公主也是年尊公主為長公主

賢追擊麻奴於湟中破之種衆散遁冬麻奴饑困將種衆詣漢陽太守耿种降

高句驪

秋王遂成還漢

煥乃上書自訟徵奮抵罪

尹起莘曰綱目書之見龐奮不審之罪雖然清明盛世則無是事又綱目言外之意

司空陳襃免以宗正劉授為司空

六月郡國蝗

秋七月京師及郡國十三地震

高句驪王遂成降

虔人羌與上郡胡

生口詣玄菟降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

虔人羌

虔人羌與上郡胡反耿夔擊破之

鮮卑

反邊兵擊破之
八月陽陵園寢火
景帝陵園寢
也
九月郡國二十七
地震
冬鮮卑寇邊
京師及郡國二十
七雨水
遣宦者及乳母王
聖女詣甘陵
帝數遣黃門及
中使往來甘陵
尚書僕射陳忠
疏曰竊聞使者
所過威動郡縣

鮮卑既
屢殺太
守膽氣
轉盛控
弦數萬
騎冬十
月寇鴈
門定襄
十一月
寇太原

交阯
春九真
徼外蠻

王侯二千石至
為伯榮獨拜車
下修道繕亭徼
役無度伯榮之
威重於陛下陛
下之柄在於臣
妾水之災發必
起於此昔韓嫣
託副車之乘受
馳視之使江都
誤為一拜而嫣
受歐刀之誅臣
願明主嚴天元
之尊正乾剛之
位不宜復令女
使干錯萬機書

入貢內
附

奏不省府機事專委尚書而災變輒免三公忠上疏曰漢興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近以災異譴三公臣獨不安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宜刪而勿聽誠萬世之法也

汝南黃憲卒

汝南太守王龔政崇溫和好才愛士以袁閬為功曹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不屈蕃就吏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於逆旅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

顏子寧識之乎

閻曰見吾叔度耶憲字叔度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

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

太原郭泰少遊汝南過袁閬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暫至京師即還年四

十八卒 袁閎

黄憲傳作袁閎

按閎字奉高閎

字夏甫則當作

閎

范曄曰黄憲

言論風旨無

所傳聞然士

君子見之者

靡不服深遠

去玼吝故余

曾祖穆侯以

為憲隤然其

處順淵乎其

似道若及門

於孔氏其殆

庶幾乎玼古疵反

劉友益曰布衣書卒惜賢也終綱目二人而已矣黃憲管寧尹起莘曰布衣得書豈非潛德幽光不可得而泯沒故耶於時羣小在位而賢才沈於草萊聘名不及卒而後書又所以媿當時也

癸亥 延光二年

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君

尹起萃曰乳媼而列爵受封漢治雖欲不衰其可得乎

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以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議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璫上書

琅邪王尊

嗣封五年封尊弟四人為鄉侯

祚都

益州徼外旄牛叛寇零關冬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討平之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

南匈奴

鮮卑其至鞬自將來攻與薁鞬日逐王戰於曼柏敗死

北匈奴

與車師入河西寇

曰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

車師

與北單于連兵掠河西

樓蘭

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屯柳中備車師及北單于

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具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具議陳忠請於敦煌復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撫諸國於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屯柳中

秋七月丹陽山崩郡國五雨水

鮮卑

其至鞮自將萬餘騎攻南匈奴於曼柏薁鞮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

冬十月太尉劉愷罷以司徒楊震為太尉耿寶薦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勑寶大恨而去閻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

大為王聖脩第
中常侍樊豐及
侍中周廣謝惲
等傾搖朝廷震
上疏曰方今災
恚滋甚百姓空
虛三邊震擾帑
藏匱乏而為阿
母起第為費巨
億廣惲兄弟依
倚分威屬託州
郡傾動大臣招
來海內貪汚之
人受賄得用白
黑溷淆天下讙
譁臣聞師言上

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

上不聽

十二月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玄纁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修德力行所以為國君獨何為

守東岡之陂乎變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甲子

延光三年

春

正月班勇擊走匈奴田車師者西域復通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龜茲王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

濟陰王保

始封以皇太子被譖廢封出居德陽殿西鍾下時年方十歲

征羌侯來歷

率同列伏闕諫廢太子同列各引起歷獨守闕

樓蘭

春長史班勇至樓蘭招撫諸國於是龜茲率姑墨溫宿皆內附

南匈奴

單于檀孚弟拔立為烏稽侯尸逐鞮單于

北匈奴

其兵至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於伊和谷於是前部復通還屯田柳中

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策收太尉楊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自投 樊豐等見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冢舍園池震復上疏曰

至明年迎立為帝

阜陵王恢

嗣封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為鄉亭侯

梁王堅

嗣封二十六年

連日不肯去帝大怒免歸名重天下順帝初起為衛尉至陽嘉二年再見

勇即發其兵步騎萬餘人擊敗北匈奴伊蠡王於車師前庭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柳中

鄯善

班勇以鄯善歸

伊蠡王田車師敗於漢軍而還

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干支皆土并地動三者故言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拄而已而親近倖臣驕溢踰法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

薨謚恭王子匡立匡明帝曾孫

陳王寵

紹封五年薨謚頃王子孝王承嗣傳子愍王寵至靈帝熹平二

附特加三綬

龜茲

白英率姑墨溫宿諸國自縛詣班勇降

鮮卑

秋冠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

天戒震言轉切帝既不平而豊等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上帝怒欲誅騰震上疏救之帝不聽竟殺之及帝東巡太尉部掾高舒得豊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豊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

年再見

齊王無忌 封三十五年入朝

北海王翼 嗣封一年入朝

王

燒當羌 秋麻奴死弟犀苦代領其衆

交阯 日南徼外蠻入貢

騰死後深懷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及還京師便臨太學即其夜遣使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令耿寶奏震恚望詔遣歸故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

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弘農太守移良承豐等旨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太僕征羌侯來歷曰耿寶傾側

姦臣傷害忠良禍將至矣　歷歛曾孫也

胡寅曰安帝三公無出震之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以三公之尊兩忝一亂媼而不能動宜去久矣至是極言取殺身之禍忠則忠矣然燭理不明而處

事不精也

夏四月以光祿勲馮石為太尉

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為烏稽侯尸逐鞮單于

閬中山崩 通鑑在六月庚午

秋八月以大鴻臚耿寶為大將軍

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殺之太子思男吉

數為歎息京豐懼乃與閻后譖太子帝怒召公卿議廢太子耿寶等皆言當廢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不從遂廢

太子為濟陰王居德陽殿西鍾下來歷乃要結祋諷劉偉許皓閭丘弘陳光趙代施延朱倀等十餘人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詔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讙譁外見忠直

而內布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諫者莫不失色辥晧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晧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處國事固得輙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

去帝大怒尚書令陳忠等共劾奏歷等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

是月庚申晦日食地震大水雨雹

乙丑

延光四年

春二月帝南巡

三月戊午朔日食

丁卯帝崩於葉還宮發喪 帝至

下邳王衍 封五十四年春薨謚惠王子

亭侯耿寶 初封年平侯五年貶遣就國於

雍鄉侯李閏 封五年孫程等

都鄉侯江京 封五年坐阿附

南匈奴 先是大人阿族降於漢至是反

宛不豫發自宛至葉崩於乘輿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立之乃偽云帝疾甚徙御臥車馳歸四日至洛陽自葉至洛陽六百餘里發喪賀善曰安帝即位至發喪所書一百七十七事耳羌夷盜賊五十六災變七十

成嗣

濟南王香
嗣封二十二年春薨諡孝王無子國除
香安王康孫光武帝曾孫也

濟北王登

道自殺

亭侯耿承
寶弟子初以母隆慮公主襲封至是與寶並貶為亭侯
隆慮作林慮避殤帝諱改

將迎濟陰王以閻權勢為省內所服乃劫以迎王以先不預謀故不封

浮陽侯孫程
以中黃門主謀

奸佞誅國除

華容侯王康
以中黃門從迎立濟陰王功封食邑九千戶

祝阿侯張賢

出塞漢中郎將馬翼追斬之

鄯善

疏勒

車師前部
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諸郡六千騎及鄯善疏

世道可知矣從閒狎佞臣厚保母疾忠賢望其弭災靖亂尚可得乎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閻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迎北鄉侯懿入即位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

嗣封五年春徵登弟北鄉侯懿入立為嗣即位冬薨

濟陰王保

封二年三月太后既立北鄉侯保以廢黜不許

迎立濟陰王功封食邑萬戶拜騎都尉

鄺侯王國

以長樂太官丞從迎立濟陰王功封邑九千戶

湘南侯黃

以中黃門從迎立濟陰王功封邑四千戶

臨沮侯史汎

以中黃門從迎立濟陰王功封邑四千戶

勒車師前部兵擊車師後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十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

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内外哀之劉友益曰北鄉未立孰尊之自尊也終綱目不書即位書尊為皇太后者二而已是年桓帝永康元年皆臨朝

夏四月太尉馮石為太傅司徒劉熹為太尉參録

上殿臨喪悲號不食中外悲之十一月宦官孫程等迎之即帝位

東海王肅 嗣封二十三年肅性謙儉永初

龍 以中黄門從迎立濟陰王功封邑五千戶

西平昌侯彭愷 以中黄門從迎立濟陰王功封

廣平侯馮國 以中黄門從迎立濟陰王功封邑四千戶

范縣侯王道 以中黄門從迎

車師後部 秋班勇發諸國及諸郡兵攻後王軍就被擒誅

尚書事前司空李郃為司徒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徙雁門閻顯忌豐寶風有司奏貶寶為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及謝惲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雁門而以弟景為衛尉耀為城門校尉晏為執金吾並處權要威福自由已酉葬恭陵廟

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復上縑萬匹以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褒納焉至是薨諡頃王子臻嗣

樂安王鴻

邑四千二百戶

中廬侯孟叔

以中黃門從迎立濟陰王功封邑四千二百戶

復陽侯李建

立濟陰王功封邑四千戶

褒信侯李元

以中黃門從迎立濟陰王功封邑四千戶

山都侯楊

曰恭宗獻帝初平元年以無功德除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秋七月班勇擊車師後王軍就及匈奴使者

冬十月丙午越巂山崩

北鄉侯懿

閻顯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

劉友益曰書即位止書懿

嗣封四年始就國

以中黃門從迎立濟陰王功封邑四千二百戶

廣宗侯王成

以中黃門從迎立濟陰王功封邑四千戶

佗

以中黃門從迎立濟陰王功封邑四千戶

夷陵侯魏猛

以中黃門從迎立濟陰王功封

不成乎君也

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

中黃門孫程等迎立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閻顯等遷太后於離宮封宦者程等十九人為列侯

初北鄉侯病篤孫程等十九人謀立濟陰王至是丁巳夜入省門過江京劉安陳達斬之以李閏積為省內所

邑二十戸

下雋侯陳宇 以中黃門從迎立濟陰王功封邑四十戸

析縣侯趙封 以中黃門從迎

東阿侯苗光 以中黃門從迎立濟陰王功封邑千戸

服冑與俱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尚書令以下從輦幸南宫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宫諸門閣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黄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將兵屯平朔門且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

立濟陰王功封邑四千户

枝江侯李剛

以中黄門從迎立濟陰王功封邑四千户

戶侯得李閏者
五千戶侯詩皆
許諾辭以衆少
顯使與登迎吏
士於左掖門外
詩因格殺登歸
營屯守　顯弟
衛尉景遽從省
中還外府收兵
至盛德門孫程
傳召諸尚書使
收景送廷尉獄
即夜死　戊午
道使者入省奪
得璽綬帝幸嘉
德殿收顯及其

弟耀晏誅之家屬皆徙比景還
太后於離宮
已未開門罷屯
兵　壬戌詔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
寛貸封孫程等皆為列侯是為為十九侯擢程為
騎都尉　初閻顯辟崔駰之子瑗為吏瑗以北
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收江京廢少

帝而立濟陰王顯曰沉醉不得見乃告長史陳禪欲與共求見言之禪猶豫會顯敗瑗坐斥門生蘇祇欲上書言狀瑗止之禪曰弟第讀作聽祇上書禪請為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

比景縣名屬日南郡五月五

日立八尺之表
日景在表南九
寸一分故曰比
景當讀庇影
劉友益曰大
臣之無謀可
責漢氏之將
衰可悲

己卯葬北鄉侯
以諸王禮葬
司空劉授策免
以阿附惡逆舉
非其人也
十二月以少府陶
敦為司空
改葬故太尉楊震

丙寅

孝順皇帝永建元年

祠以中牢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聞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濟南王顯嗣封一年

定潁侯郭鎮

獲嘉侯馮石

車師後部長史班勇更立

南匈奴緣邊障塞多壞

諱保安帝太子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初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絶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曰昔瞽瞍嘗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莊公泰始皇怨母隔絶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復脩子道書傳

帝以孝王香無子國絶三歲詔立香弟阜陽侯顯為嗣

下邳王成　嗣封一年封成凡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

以尚書率羽林軍士引劍擊殺閻景功封

武當侯鄧福　嗣年未詳薨無子國除自侯晨至玄孫福凡

以太傅黨閻顯免薨子代嗣石弟珖和帝紹封陽邑侯薨傳子肅

中盧侯孟叔　封二年有司奏

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車師後部平

東且彌　長史班勇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更立其種人為王東且彌平

鮮卑來侵單于上書天子乞修復之詔益屯兵

北匈奴　冬班勇發諸國兵來擊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於漢

美之今太后幽
在離宮若悲愁
生疾一旦不虞
主上何以令天
下宜密表請率
羣臣朝覲郤即
上疏帝從之太
后意乃安
辛未皇太后閻氏
崩
太傅馮石太尉劉
熹以阿黨權貴
免司徒李郃罷
二月甲申葬安思
皇后
以太常桓焉為太

為列侯

五侯四
更封

乘氏侯張雍
封三十年薨子
商嗣

曲平亭侯萬熾
嗣年未詳薨無

干亂悖逆遣就
國

祝阿侯張賢
封二年有司奏
干亂悖逆遣就
國

廣平侯馮

東陸涌類移支

車師前部
諸國悉平班勇
遂發其兵擊匈
奴呼衍王亡走
生獲單于從兄

又生得單于從
兄勇假司馬曹
俊復追斬其貴
人骨都侯於是
呼衍王遂徙居
枯梧河上

隴西鍾羌
鍾羌反校尉馬

傅大鴻臚朱寵為太尉參録尚書事長樂少府朱倀為司徒

隴西鍾羌反馬賢擊破之

秋七月以衛尉來歷為車騎將軍

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為尚書僕射左雄為尚書　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東

子國除至桓帝延熹二年恭再見

浮陽侯孫程

封二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為司隸校尉虞

國

封二年有司奏干亂悖逆遣就國

廣宗侯王成

封二年有司奏干亂悖逆遣就

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是後車師無復虜迹

山都侯楊佗

封二年有司奏干亂悖逆遣就

賢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羌衆皆降由是涼州復安

鮮卑

秋八月鮮卑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歿

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三公劾詡盛夏拘繫無辜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郡吏相委遠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帝乃不加罪又案中常侍

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為宜城侯程怨恨恚懟封還印綬符策亡歸

國	臨沮侯史汎	封二年有司奏干亂悖逆遣就國	浥縣侯王道
國	復陽侯李建	封二年有司奏干亂悖逆遣就國	下雋侯陳宇

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權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喑嗚自

京師往來山中詔追求復爵土賜車馬衣服遣還國

華容侯王元

康

封二年有司奏干亂悖逆遣就

褒信侯李

封二年有司奏干亂悖逆遣就國

封二年有司奏干亂悖逆遣就國

析縣侯趙

封

封二年有司奏干亂悖逆遣就國

封二年有司奏干亂悖逆遣就國

殺是非孰辨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相率乞見程曰虞詡盡忠被繫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

國

酈侯王國 封二年有司奏干亂悖逆遣就國

湘南侯黄龍 封二年有司奏干亂悖逆遣就

枝江侯李剛 封二年有司奏干亂悖逆遣就國

夷陵侯魏猛 封二年有司奏

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枉梵入言之防坐徙邊即赦出詡 程復奏詡有大功語甚激切帝悟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

國

西平昌侯彭愷

封二年有司奏干亂悖逆遣就國

干亂悖逆遣就國

東阿侯苗光

封二年有司奏干亂悖逆遣就國

官必有匿弼之
益由是拜雄尚
書
遣孫程等十九侯
就國　程等懷
表上殿爭功帝
怒有司劾奏程
等悖逆乃免官
徙封遠縣因遣
十九侯就國促
期發遣司徒掾
周舉謂司徒朱
倀曰朝廷非程
等不立今忘大
德録小過如道
路夭折使上有

殺功臣之識張曰詔指方怒言必獲譴舉曰明公年踰八十位居台輔不於此時竭忠報國欲以何求張乃表諫帝從之復故爵土

冬十月司空陶敦免

增置緣邊兵屯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單于憂恐上書乞

修復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以廷尉張皓為司空班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走之

丁卯

永建二年

春二月鮮卑寇遼東郡兵擊破之

三月旱

夏六月追尊母李

樂安王鴻

嗣封六年

春正月入朝

鮮卑

春正月中郎將張國以南單于

南匈奴

是年單于兵從漢將張國擊破

氏為恭愍皇后帝母李氏薨城北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感悟發哀親至瘞所更以禮殯葬恭陵北

遣敦煌太守張朗與班勇討焉耆朗降之徼勇下獄免西域皆服惟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攻之於是遣朗將河西四郡兵與勇發諸國兵兩

下邳王成 嗣封二年薨謚貞王子意嗣

梁王匡 嗣封三年封匡兄弟七人為鄉亭侯

東海王臻

兵擊鮮卑其王

鮮卑推其輜重

鮮卑破之

二月遼東鮮卑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曅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出塞擊之斬獲甚衆鮮卑三萬人

疏勒 王臣磐遣使入獻帝拜臣磐為漢大都尉兄子臣勳為守國司馬

道擊之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元孟乞降朗受降還勇後期徵下獄免

劉支益曰降之者張朗也書與班勇何朗先期也綱目惡專功故並書之朗不以先期罰而勇反以後期罪漢之無章甚矣

嗣封二年封孫二弟敏儉為鄉侯孫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毋喪盡禮凡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

詔遼東降

秋七月甲戌朔日食

太尉朱寵司徒朱倀免以太常劉光為太尉録尚書事光祿勲許敬為司徒敬仕於和安之閒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汙者獨不及敬世以此貴之敬汝南人

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

制琇性敦厚常分祖秩贍給諸父昆弟國相籍寢具以狀聞帝制詔嘉之增封琇五千戶儉五百戶

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隱居壺山之陽州郡禮請公卿舉賢良有道安帝賜策書徵皆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不得已至京稱疾彊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

稱疾篤詔以為光禄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酒以英初被詔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及應對無奇策河南張楷謂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君濟民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享爵禄又無匡救進退無所據矣

司馬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非隱君子之所欲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深藏不仕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若乃孝弟廉

謹潔已安分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貽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恥美風俗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

以處士楊厚黄瓊

為議郎　時又
徵廣漢楊厚江
夏黄瓊厚既至
豫陳漢有三百
五十年之厄以
為戒拜議郎瓊
將至李固以書
逆遺之曰伯夷
隘柳下惠不恭
不夷不惠可否
之間聖賢居身
之所珍也自生
民以來善政少
而亂俗多必待
堯舜之君此為
士行其志終無

時矣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契英被微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盗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

至拜議郎稍遷
尚書僕射瓊昔
隨父香在臺閣
習見故事及後
居職達練官曹
爭議朝堂莫能
抗奪數上疏言
事上頗採用之
李固字子堅
郃之子也少好
學嘗改易姓名
杖策驅驢負笈
從師不遠千里
究覽墳籍為世
大儒每至太學
密入公府定省

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具為郤子也

戊辰　永建三年

春正月京師地震漢陽地陷裂

夏六月旱

秋七月茂陵園寢災

九月鮮卑寇漁陽

帝悉召孫程等十九侯還京師

太傅桓焉免

車騎將軍來歷罷

濟南王顯　嗣封三年薨諡釐王子廣嗣

常山王儀　嗣封一年

封儀兄二人為

乘氏侯梁商　嗣封二年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

浮陽侯孫程　封四年帝追念程等功勲徵還京師奉朝請

華容侯王

湘南侯黄龍　封四年徵還京師奉朝請

西平昌侯

彭愷

南匈奴　單于拔立四年卒弟休利立為去特若尸逐就單于

鮮卑

亭侯

康
封四年徵還京師奉朝請尋卒

鄳侯王國
封四年徵還京師奉朝請尋卒

廣宗侯王

成

封四年徵還京師奉朝請尋卒

中廬侯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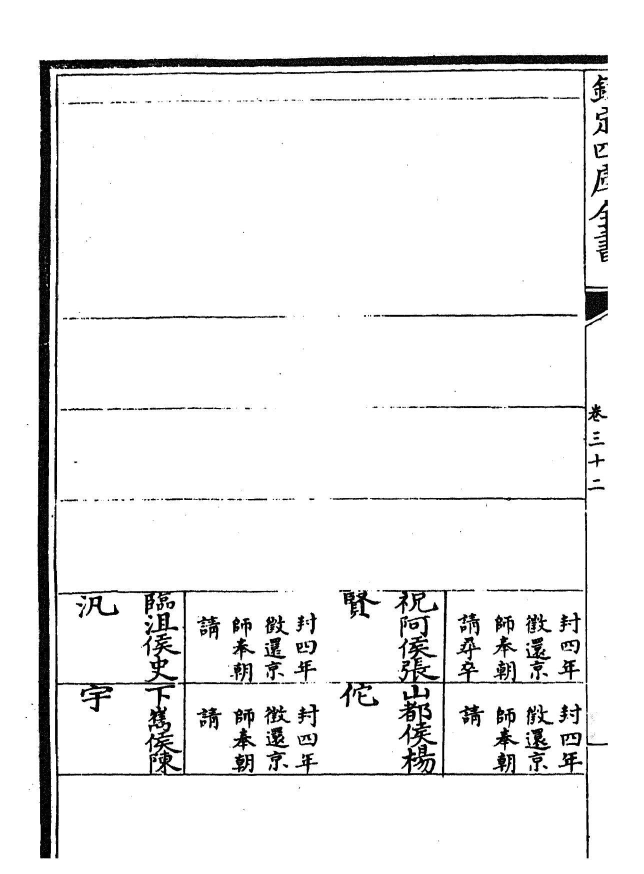
叔

封四年徵還京師奉朝請

復陽侯李

建

九月寇漁陽



侯	事
祝阿侯張賢	封四年徵還京師奉朝請尋卒
山都侯楊佗	封四年徵還京師奉朝請
臨沮侯史汎	封四年徵還京師奉朝請
下雋侯陳宇	封四年徵還京師奉朝請

封四年徵還京師奉朝請	廣平侯馮	國 封四年徵還京師奉朝請以忠愼保封傳後	氾縣侯王
封四年徵還京師奉朝請以忠愼保封傳後	析縣侯趙	封 封四年徵還京師奉朝請	枝江侯李

道

封四年徵還京師奉朝請拜騎都尉

褒信侯李猛

元

封四年徵還京師奉朝請拜騎

剛

封四年徵還京師奉朝請

夷陵侯魏

封四年徵還京師奉朝請尋卒

東阿侯苗

都尉

光 封四年徵還京師奉朝請以忠信保封傳後

己巳

永建四年

春正月帝冠

夏五月桂陽獻大珠還之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

濟南王廣 嗣封一年封廣弟文樂成亭侯

定潁侯郭鎮 封四年以廷尉免薨於家長子

鮮卑 冬十一月寇朔方

拘彌

而桂陽太守文礱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令封以還之

五州雨水

秋八月太尉劉光司空張皓免

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虞詡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頃遭羌亂郡縣兵荒二十餘年矣

賀讓國於弟時而逃積數年詔州郡追之賀不得已出受封官復至廷尉及賀薨帝追思鎮功賜鎮謚昭武侯賀謚成侯賀弟

國王遣使奉獻

于窴

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遣使入獻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窴罪令

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山河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計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從之使謁者督從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費歲一億計遂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禎亦至廷尉鎮弟子禧靈帝建寧中為太尉鎮廷尉躬弟子也躬父弘習法律稱平恕子孫延慶云

歸拘彌國放前不肯

以大鴻臚龐參為太尉錄尚書事太常王龔為司空

冬十一月司徒許敬免

鮮卑寇朔方

十二月以宗正劉崎為司徒

是歲分會稽為吳郡

庚午

永建五年

夏四月京師旱京師及郡國十

鄗鄉侯翼定遠侯班

眨十九年始

疏勒

王臣磐遣侍子

二　蝗

定遠侯班始棄市

初封蠡吾侯奉平原懷王祀復貶至是薨謚孝侯子志嗣後立為桓帝

侯超孫始初尚帝姑陰城公主主驕淫無道始積忿怨殺之冬十月坐腰斬同産皆棄市公主清河孝王之女一云始超之

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貢獻

辛未

永建六年

春二月以沈景為河閒相　河閒王政傲狠不奉法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擢為河閒相景至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耶景曰王

河閒王開

封四十二年春薨謚孝王子政嗣傲狠不奉法帝以沈景為相王不正服景不拜更服後拜

子

鮮卑

秋護烏桓校尉耿曄遣兵擊鮮卑破之

燒當羌

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

于闐

遣侍子詣闕貢獻

烏桓

豪人扶漱官勇健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

不正服常人何別令相謁王豈謁無禮者耶王斷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宫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禄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改遂改節悔過自修

責王傅無訓導之義奏案諸姦人罪改遂悔過自修

兩河間以通羣羌皓坐事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之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上移屯田還

率衆君

三月復置伊吾司馬開屯田　帝以伊吾膏腴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

秋

九月起太學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頹敝鞠為蔬園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

湟中羌
意乃安

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壬申

陽嘉元年

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定僕射胡廣等諫曰恃神任筮不必當賢就値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

東平王敞 嗣封四十八年薨謚孝王子端嗣

下邳王意 封五年封意弟

乘氏侯梁商 嗣封六年商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頃之拜

浮陽侯孫程 自始封至是凡八年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

鮮卑 冬漢耿曄發烏桓兵出擊大破而去鮮卑復還遼東屬國耿曄移屯遼東無慮

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為后

京師旱

三月揚州妖賊章

八人為鄉亭侯

河間王政

嗣封一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為亭侯

阜陵王恢

嗣封十年

五月薨

謚懷王

執金吾

五官中郎將追賜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贍望車騎程臨終上書以國讓弟美帝

城以

之

烏桓

冬肸

遣烏

戎末

等鈔

鮮卑

獲而

戎

魔漢

作戎

瑰

河等作亂殺長吏

赦天下改元

夏四月以后父梁商為執金吾

冬護烏桓校尉耿曄遣烏桓擊鮮卑大獲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在考黜昔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

子代嗣

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

高望亭侯

興渠

初為濟陰王謁者長追錄迎立功封

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臣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

禁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　雄又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乃得應選若有茂才異行如顔淵子奇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父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

有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顏淵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惟陳蕃李膺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

慄莫敢輕舉迄
於永嘉察選清
平多得其人
袁宏曰古者
四十而仕非
謂仕必是年
也特舉其大
槩以為言耳
且顏淵子奇
曠代一有而
欲以斯為格
不亦偏乎
胡寅曰徐淑
以顏子自方
固易其言而
雄以聞一知

十詰之亦失其義所謂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況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爾以難對之問折抑孝廉又坐舉者嘗　是以為可乎

劉友益曰識也與廉舉孝而限之以年且試家法試箋奏非初意矣

閏十二月恭陵百丈廡災

癸酉 陽嘉二年

春正月徵郎顗以為郎中不就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托高虛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

阜陵王代

嗣封一年封代兄便親為勃遒亭侯至桓帝建和元年再見

襄邑侯梁冀

始封解乘氏侯商子以皇后兄封左雄諫於是侯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

南匈奴

是年三月使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衆

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守牧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臣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也因條便宜七事一園林火災宜念民勞罷繕修

從之

征羌侯來歷

以大鴻臚襲於官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氏長公主時為虎賁中郎將後覺

詔賜沈金紫綬縑綵有差

鮮卑

漢兵南匈兵擊卑破秋鮮穿塞馬城郡太

二立春後陰寒失節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春旱夏水宜務節約四去年八月熒惑出入軒轅宜簡出宮女五去冬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恐秋後有羌寇宜豫備禦六近者白虹貫日宜令中外官司竝須立秋然後考事七

傳子虎桓帝時為屯騎校尉弟豔字季德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官至司空別見

擊之不克頃之其至難死鮮卑由是鈔盜差稀

疏勒

疏勒王臣磐復獻師子封牛

漢興以來三百二十九歲於時三朞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復上書薦黄瓊李固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　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又封梁商子冀為襄邑侯

左雄諫曰臣案

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惟王聖為野王君造生讒賊廢立之禍今阿母躬蹈儉約而與聖同爵號懼違本操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俸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尚讓還冀封

夏四月京師地震

詔公卿直言舉
敦樸之士左
雄復上疏曰先
帝封野王君漢
陽地震今封山
陽君而京城復
震專政在陰其
災尤大臣前後
瞽言封爵至重
今冀已高讓山
陽君亦宜崇其
本節雄言切至
娥亦畏懼辭讓
而帝卒封之時
大司農劉據以
職事被譴召詰

尚書傳呼促步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明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納之是後九卿無捶撲者

司空王龔免以太常魯國孔扶為司空

丁丑京師地坼詔引敦樸士對策洛陽宣德亭

地圻八十五大
帝引敦樸士對
策李固對曰漢
興以來三百餘
年賢聖相繼十
有八主豈無阿
乳之恩豈無貴
爵之寵然上畏
天威俯案經典
知義不可故不
封也今宋阿母
雖有功勤但加
賞賜足酬其勞
裂土開國實乖
舊典聞阿母體
性謙虛必有遜

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令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

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禄仕曾無限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漢制初拜官稱守滿歲為真）此

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

勢重責之所歸宜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内則常侍黄門譬猶一門之内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内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斜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

朝號令豈可蹉跌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甕遭凶年不足為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騖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

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天下可憂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

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扶風功曹馬融對曰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順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效民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贍而人足之

量其財用為之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産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必不多矣 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

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也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令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且郡國守相剖符寧境為國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

迎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為百姓所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為奪民父母使嗟號也上覽衆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黄尚僕射黄

瓊救之久乃得釋出為雍令 固棄官歸漢中 融博通經籍美文辭對奏亦拜議郎 衡善屬文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通貫六藝尤致思於天文歷算作渾天儀著靈憲性恬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 阿毋後竟坐搆姦誣罔收印綬還

里舍

渾天儀考蔡氏書傳曰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

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黄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形體渾

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象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

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

秋七月太尉龐參免參在三公中最忠直數為左右所毀司隸乘風（漢書作承風）案之參以被奏稱疾不會廣漢上計掾段恭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

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遣小黃門視參疾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殺之雖陽令奏參罪竟以災異免

鮮卑寇馬城

八月以大鴻臚施延為太尉

甲戌 陽嘉三年

夏四月車師後部擊破北匈奴獲單于母

五月旱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

牟平侯耿箕

紹封一年耿貴人數為耿氏請帝乃紹封耿寶子箕為侯

夷安侯鄧

車師

夏四月後部司馬率後王加特奴掩擊北匈奴于閶吾陸谷大破之獲單于母

鍾羌

北匈奴

漢司馬率車師後王擊破匈奴於閶吾陸谷單于母被獲

自枯旱以來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宜推信革政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愼官人去貪汙遠佞邪帝曰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别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

康

自從凡隲誅康復徵為侍中帝立為太僕有方正稱名重朝廷以病免加位特進至是薨謚曰義侯

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護羌校尉馬續擊良封破之

容者佞邪也
張衡亦言前年
京師地震土裂
裂者威分震者
民擾也願陛下
稽古率舊勿令
刑德八柄不由
天子然後神望
允塞災消不至
矣　衡又以儒
者爭學圖緯上
疏言圖讖成於
哀平之際皆虚
偽之徒以要世
取資欺罔較然
莫之糾禁且律

歷卦候九宫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絶之則朱紫無肱典籍無瑕矣

秋七月鍾羌寇隴西漢陽冬十月校尉馬續擊破之

十一月司徒劉崎

司空孔扶免用周舉之言也以大司農黃尚為司徒光祿勳王卓為司空

乙亥 陽嘉四年

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賞賜裁滿數金頃者無功

梁王匡

嗣封十一年薨謚懷王無子帝封匡弟孝陽亭侯成為梁王

乘氏侯洪

嗣封九年

商

商固稱疾且一年至是遣使就

車師

北匈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帝令敦煌太守發兵救之不利

北匈奴

呼衍王侵車師後部漢兵救車師敗去

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順天道也書奏不省

尹起莘曰開府階誠宜慎子謂者監何由有兒此唐李中敏書判語也而不知已始於漢帝之厚愛官者亦至矣其如漢祚浸微浸滅何

旱

濟北王登

嗣封十五年薨謚節王子多嗣

第即拜大將軍乃受商謙柔虛已上委重焉每有饑饉輒載穀賑貧不宣已恩檢御門族未嘗以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

鍾羌

謂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

烏桓

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度遼將軍耿曄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

遣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
夏四月以梁商為大將軍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遣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為從事中郎楊倫為長史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

頗溺於內豎宦者忌商欲陷之

首五百級
十一月烏桓圍畢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救之烏桓乃還

記於商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祗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一作中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秋閏八月丁亥朔日食

冬十月烏桓寇雲中

十二月京師地震

丙子

永和元年

春正月改元赦天下

冬十月承福殿火

十一月太尉龐參罷十二月以前司空王龔為太尉

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

琅邪王尊

嗣封十八年薨諡貞王子據嗣帝紀尊作遵薨於永和三年

乘氏侯梁商

嗣封十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贈印綬

武陵蠻

澧中漊中蠻各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

命冀亟自實李岡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為讒佞所搆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寃之義纖微感慨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

及餐斯其時也
商即言之得釋
以皇后兄梁冀為
河南尹冀嗜
酒逸遊居職縱
暴商客呂放以
告商讓之冀遣
人於道刺殺放
恐商知之乃推
疑放之怨仇請
以放弟禹為雒
陽令使捕之盡
滅其宗親賓客
百餘人

武陵蠻反初武
陵太守言蠻夷

率服可增租賦尚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賦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至是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反 貢布貢獻賨布也武陵諸蠻歲令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丈謂之賨布

丁丑

永和二年

春以李進為武陵太守擊叛蠻破平之進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晝安

三月司空王卓薨以光祿勳郭虔為司空

夏四月京師地震

象林蠻反

秋八月熒惑犯南斗

冬十月帝如長安

徵處士法真不

北海王翼

嗣封十四年三月薨謚恭王子康王嗣至獻帝建安十一年國除自建武二年北海靖王興以齊武王次

湘南侯黄龍

封十三年坐與宋娥更相賂遺求高官增邑遺就國減租四分之一時山陽君宋娥坐

祝阿侯張賢

封十三年坐與宋娥黨遺就國減租四分之一

氾縣侯王道

臨沮侯史汎

封十三年坐與宋娥黨遺就國減租四分之一

褒信侯李元

武陵蠻

春圍充城寇夷道為武陵太守李進所破

白馬羌

二月廣漢屬國都尉擊破白馬羌

至　扶風田弱薦同郡法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真雄之子也

京師地震　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

子嗣光武凡仲魯哀王後封魯徙北海凡七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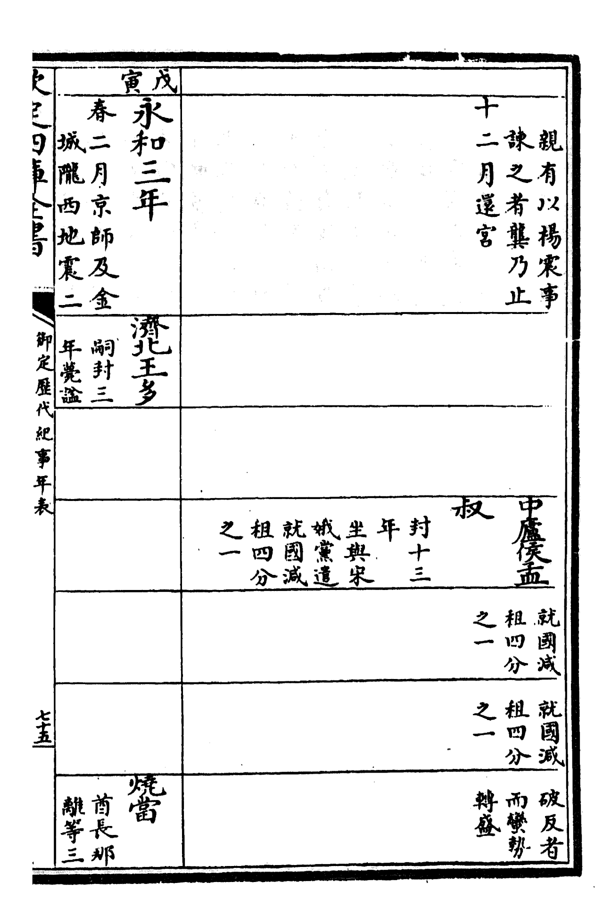
捐嘉誣罔收印綬歸里舍

山都侯楊佗　封十三年坐與宋娥黨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

復陽侯李建　封十三年坐與宋娥黨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　封十三年坐與宋娥黨遣

枝江侯李剛　封十三年坐與宋娥黨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　封十三年坐與宋娥黨遣

象林蠻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燒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反攻其府府雖擊



戊寅

永和三年
春二月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二

親有以楊震事諫之者龔乃止
十二月還宮

濟北王多
嗣封三年薨謚

中盧侯孟
叔
封十三年坐與宋娥黨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

就國減租四分之一

就國減租四分之一

燒當
酋長那離等三

破反者而蠻勢轉盛

郡山崩地陷
夏閏四月京師地震
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招降蠻寇嶺外悉平　象林蠻區憐等叛用兵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兖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

哀王無子至明年安再見

千餘騎侵金城為校尉馬賢所破

象林蠻

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區憐等不克為所攻圍歲餘兵穀

不散武陵南蠻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不可一也兖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不可二也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不可三也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

不繼帝用李固議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喬開示慰誘竝皆降散良單車入賊營招以威信降數萬人嶺外平

十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饗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不可六也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若四州之卒以赴

萬里之艱哉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破寇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還募蠻

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幷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為九眞太守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竝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

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秋八月司徒黄尚免以光禄勲劉壽為司徒
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

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污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竊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

下益以此賢之

時宦官競貴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知交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帝由是賞之

冬十月燒當羌那離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

十二月戊戌朔日食

己卯

永和四年

春正月中常侍張逵等伏誅梁商以小黄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冀與交而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等忌其寵與左右連謀共

濟北王安

紹封一年以故濟北惠王壽子封

漢書作安國初封戰

燒當羌

那離等復侵漢為馬賢所殺

譖商及中常侍
鄉侯
曹騰孟賁圖廢
立帝曰大將軍
父子我所親騰
賁我所愛必無
是但汝曹共妒
之耳達等懼矯
詔收縛騰賁帝
聞震怒勅急呼
騰賁釋之收達
等下獄伏誅辭
所連染延及大
臣商上疏曰春
秋之義功在元
帥罪止首惡大
獄一起無辜者

衆死因久縶織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

二月帝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為步兵校尉商上書辭乃以不疑為侍中奉車都尉

三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馬賢擊那離等斬之

秋八月太原旱

庚辰

永和五年

春二月京師地震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夏五月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　吾斯車紐等反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等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擊破之吾斯等復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與謀乃

中山王弘

嗣封二十八年薨諡孝王子暢嗣

琅邪王據

嗣封四年封據弟三人為鄉侯

且凍

夏且凍羌反攻金城與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九月寇武都燒隴關

傅難

夏傅難種與且

南匈奴

是年春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叛漢入侵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吏為漢將所敗

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陳龜代為中郎將以單于不能制下迫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大將軍商曰馬續素有謀謨與邊日久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宜示購賞明為期約則醜類可服矣帝詔續

涑及雜種羌反寇三輔

烏桓

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句龍吾斯反畔

身復攻沒城邑漢遣使讓單于單于脫帽避帳謝罪中郎將陳龜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自殺降者狐疑詔馬續招降之

招降叛虜尚又移書馬續謂宜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是月己丑晦日食

且凍傅難種羌寇三輔以馬賢為征西將軍討之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劉秉為并涼二

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皆降秋吾斯等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遂寇掠并

州刺史機等虐刻多所擾發羌遂復反機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為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為副將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

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

羌寇武都燒隴關

以太常桓焉為太尉

匈奴吾斯立車紐

涼幽並四州漢遣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敗之車紐降吾斯猶與烏桓寇鈔

為單于引烏桓羌胡寇邊冬十二月遣中郎將張耽將兵擊降之　耽擊車紐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車紐乞降

初

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為賢老不如大中大夫宋漢上不從賢至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言賢將士將不堪

命必有高克讀敗之變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

辛巳

永和六年

春正月馬賢與羌戰敗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寇三輔燒園陵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曰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

中山王暢

嗣封一年封暢弟荆為南鄉侯

河閒王政

乘氏侯梁商

嗣封十五年拜大將軍七年病篤勅子冀等

且凍

春與漢馬賢戰於射姑山殺賢及其二子東西羌遂大合

金城塞外者曰西羌
二月有星孛於營室
武都太守趙沖擊破鞏唐羌詔沖督河西四郡兵
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

嗣封十年薨諡惠王子建嗣

齊王無忌

封五十二年薨諡惠王子喜嗣

曰邊境不寧豈宜重為國損殘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家家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無違我言也及薨帝親

秋諸羌復侵武威

鞏唐

春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太守趙沖擊破之夏寇北

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沖共相首尾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

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

地太守貫福與趙沖擊之不利

烏桓

夏中郎將張耽將軍馬續率鮮卑至穀城擊烏桓於通天山大破之

可滌患下可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考之諸敗將非官爵之不尊年齒之不逷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

司空郭虔免以太僕趙戒為司空

秋

八月大將軍梁冀以唐羌寇北地

商薨初商以上巳會賓客讌於雒水酒闌繼以薤露之歌周

乃及葬贈輕車介士賜謚忠侯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瞻望車騎子冀嗣以柏木黃心為槨曰黃腸

舉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至是病篤勅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宜皆辭之及甍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上巳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又泰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劒曰令君制有西夏乃立為曲水

以梁冀為大將軍冀弟不疑為河南尹

以周舉為諫議大夫

初梁商病篤帝問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九月諸羌寇武威
是月辛亥晦日食
冬十月徙安定北
地郡以羌寇
充斥涼部震恐
也
十一月遣車騎將
軍張喬屯三輔
徙荆州刺史李周
為泰山太守
荆州盜起彌年
不定以李周為
刺史固到遣吏
勞問境內赦寇
盜前釁與之更
始於是賊帥夏

密等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閒餘類悉降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從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至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

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壬午

漢安元年

春正月赦天下改元

秋八月吾斯等復反

遣八使分行州郡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

梁氏侯

冀

嗣封一年冀為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言裁能書

南匈奴

是歲句龍王吾斯與奠鞬臺耆等復叛漢侵掠并部時守義王兜樓儲在京師

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他使所劾亦多冀及宦者親黨事皆寢

詩逸遊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鬬雞商薨未及葬即拜大將軍

罕羌

冬邑落五千餘戶詣漢趙沖降惟燒何種據參䜌未降

過侍御史种暠疾之復行案舉乃更下八使奏章令考正其罪

杜喬林慮人欒巴内黄人种暠洛陽人

以李固為將作大匠

杜喬至兖州表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故有是命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冀恨綱思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

徐聞積十餘年
乃以綱為廣陵
太守前太守率
多求兵馬綱獨
單車之職既至
徑詣嬰壘門嬰
大驚遽走閉壘
綱於門外罷遣
吏兵留十餘人
以書喻嬰請與
相見嬰乃出拜
謁綱延置上坐
譬之曰前後二
千石多肆貪暴
故致公等懷憤
相聚二千石信

有罪矣然公所為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令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荊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絶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知不可久今

閶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長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八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壘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嬰等五百餘人為

之制服行喪送到楗為負土成墳

丁奉曰鄧隲惡虞詡而害以朝歌之盜梁冀惡張綱而害以廣陵之盜詡多方殺賊自悔有寬而家門不增一口綱不殺一人而賊降後為綱服喪詡以偽綱以德偽則多

殺而有寃德則不殺而自定　袁黄曰朱子有言天生天殺天之理也人豈能殺之鄧隲梁冀皆借賊手以殺詡綱而二子遂能驟起事功殺之者乃所以成之蓋才全則運險為夷命在則因禍為福斯理固然

而姦人者徒
欲憑勢害人
亦感矣然則
頗異卿之死
世謂盧杞殺
之也杞雖姦
能自為天乎
時
二千石長吏有
能政者有雒陽
令任峻冀州刺
史蘇章膠東相
吳祐　雒陽自
王渙之後皆不
稱職峻能選用
文武各盡其用
發姦不旋踵民

間不畏吏具威禁搤於漁而文理政教不如也

章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臧乃為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推折

權豪坐免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

冬

罕羌降罷張喬軍屯

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免以司隸校尉趙峻為太尉大司農胡廣為司徒

癸未

漢安二年

夏四月以趙沖為護羌校尉擊燒當羌破之

六月熒惑犯鎮星

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為呼蘭若尸逐就單于

冬十一月使匈奴

燒當羌南匈奴

夏護羌校尉趙沖與漢陽太守張貢擊燒當羌於參𢇲破之

是年夏漢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為呼蘭若尸逐就單于

中郎將馬寔遣人刺吾斯殺之

涼州自九月以來地一百八十震山谷圻裂壞敗城寺民壓死者甚衆終網目書地震未有數於此者

增孝廉為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

冬閏十月趙沖擊燒當羌於阿陽破之

鄯善

鄯善國王遣使貢獻

時兜樓儲在京師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門外祖會饗賜作樂

甲申

建康元年

春趙沖討羌戰歿

沖追叛羌遇

沛王廣

嗣封三十五年

義陽亭侯

趙愷

燒當羌

春護羌從事馬

南匈奴

是歲使匈奴中

從政者為四科上從之

劉友益曰前有試家法課牋奏二科矣今復增孝悌從政為四科孝悌從政為四科之一則孝廉二字皆虛名也書甚譏之

角觝百戲

中郎將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

伏戰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

夏 四月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胡羌烏桓悉降

辛 巳立皇子炳為太子改元赦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嵩監具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嵩乃手劒當車

薨諡孝王子榮立榮光武六世孫

任城王崇

嗣封二十四年羌夷數反崇輒上錢帛助邊費及帝崩崇又上

以父護羌校尉沖討羌戰歿功封

鄧侯梁竝

以左馮翊招降叛羌離湳狐奴等功封

元為諸羌所誘將羌衆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衞琚追擊斬首八百餘級趙沖復追叛羌至建威鸇陰河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

郎將馬寔大擊左部破之於是胡羌烏桓悉詣寔降

交阯日南蠻

冬日南蠻夷復反攻燒縣邑交

曰太子國之儲副天命所繫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耶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焉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秋八月揚徐羣盜范容等作亂遣御史中丞馮緄督州兵討之

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

常山王儀

嗣封十七年薨謚頃王子豹嗣

清河王延平

餘人叛走沖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而歿沖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遂衰耗詔封沖子為侯

阯刺史九江夏方招誘降之

烏桓

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擊烏桓大破之凡七十餘萬口皆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

庚午帝崩於玉堂前殿太子炳即位年二歲

賀善曰順帝之篇首書改葬楊震繼書朝太后赦虞詡左雄卻貢珠起太學誅張達擢周舉皆可紀者帝亦後來之賢主歟

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臨朝

以太尉趙峻為太

紹封三十五年薨謚恭王子蒜嗣

傅大司農李固
為太尉參錄尚
書事
九月丙午葬憲陵
廟曰敬宗獻
帝初平元年以
無功德除陵在
河南府城東北
是日京師及太原
雁門地震詔舉
賢良方正之士
策問之皇甫
規對曰陛下攝
政之初拔用忠
貞遠近翕然望
見太平而災異

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

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揚州刺史尹雅討范容敗歿

冬十月交趾蠻夷復反刺史夏方降之

羣盜發憲陵

尹起莘曰東漢之亡皆咎桓靈之不君而不知兆已著於安順今觀綱目所書寵宦者任羣小崇外戚所以趍亡漢之禍者實在於此故夫日食地震山崩雨雹寇盜災異史不絕書二君既不之悟

乙酉

孝冲皇帝永嘉元

樂安王鴻

於是安帝書崩於葉矣順帝書謚發憲陵矣夫以不善之積而未即亡者祖宗德澤在人未泯天意未遽絶之爾然咎證之形亦不可掩故於其終據事直書所以戒也

年

諱炳順帝太子二歲即位一年而崩

春正月戊戌帝崩於玉堂前殿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至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秦皇

嗣封二十四年春正月太后詔徵鴻子纘入承大統是為質帝帝立改封渤海王

清河王蒜

嗣封一年

沙丘之謀近日北鄉之事皆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纘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纘入即帝位罷蒜歸國　蒜纘皆章帝曾孫蒜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纘年八歲李固謂冀曰立帝

蒜為清河恭王延平子樂安夷王寵孫千乘貞王伉曾孫也　正月蒜與質帝同被徵至京師冀忌蒜嚴重乃罷歸國

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顧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丙辰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纘入南宮丁巳封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蒜罷歸國巳未葬懷陵將卜山陵李固曰今處處寇賊軍

阜陵王代

嗣封十四年薨謚節王無子國絕至桓帝建和元年使親再見

彭城王道

嗣封二十八年薨謚考王子定

興費廣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内如康陵制度太后從之

太后委政李固官為惡者一皆斥遣而梁冀尤深疾之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言固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冀以白太后太后

嗣

常山王豹 嗣封一年 封豹兄四人為亭侯

濟北王安 紹封七年薨謚釐王子次立

不聽
廣陵張嬰據郡反
嬰既降至是
復叛
二月叛羌皆降隴
右復平　西羌
叛亂積年費用
八十餘億諸將
多盜牢稟宅廩為牢
貨賂左右不恤
軍事白骨相望
右馮翊梁竝以
恩信招誘叛羌
離湳狐奴等五
萬餘戶皆詣竝
降隴右復平

漢書作十年莞誤

三月九江都尉滕撫擊馬勉范容等斬之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涿令北海滕撫有文武才詔拜九江都尉助馮緄討之廣開賞募錢邑有差撫等斬馬勉范容等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

詔康陵在恭陵上

詔曰殤帝即

位踰年安帝承襲統業而前世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失其次序今具正之

九月太傅趙峻薨

冬十一月歷陽盜華孟稱帝滕撫進擊張嬰及孟皆破斬之東南悉平　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為宦官所惡後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承旨奏黜之遂卒於家

丙戌

孝質皇帝本初元年

諱纘章帝曾孫樂安王鴻子八歲即位一年而崩

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海水溢

蠡吾侯志

六月質帝之變大將軍冀白太后迎蠡吾侯志入即帝位是為桓帝

勃海王鴻

徙封一年

乘氏侯梁冀

嗣封五年

冀朝會帝嘗目之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煮餅加鴆進之帝

劉友益曰書
海謚始此終
綱目書海謚
六
太白犯熒惑
閏六月大將軍冀
進毒弒帝白太
后策免太尉固
迎蠡吾侯志入
即位太后猶臨
朝　帝少而聰
慧嘗因朝會目
梁冀曰此跋扈
將軍也冀聞深
惡之使左右置
毒於煮餅以進

正月以樂安王徙封

趙王乾
嗣封三十年封乾一子為亭侯

彭城王定
嗣封一年

即日崩復立蠡吾侯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

帝苦煩盛名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兾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語未絶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兾慮事泄大惡之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兾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

封定凡弟九人皆為亭侯

濟北王次

嗣封一年封次弟猛為亭侯

齊王喜

嗣封五年薨謚

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為禮由此惡之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翼薨子志嗣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志

順王子
承嗣

晏門亭會帝崩冀欲立之朧又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多過清河嚴明若立則將軍受禍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冀然之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廣戒懾悍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厲聲罷會說太后先策

免固迎彝吾侯
志入南宮即位
時年十五太后
猶臨朝政大
將軍掾朱穆戒
冀曰願將軍專
心公朝割除私
欲廣求賢能斥
遠佞惡為皇帝
置師傅宜得小
心忠篤之士與
之參勸講授又
薦种暠欒巴等
冀不能用
尹起莘曰質
帝年雖幼桀

乃能促召大臣言其所食之物是其心中明知進毒而大臣不能推求進賸之人方且聯書示戒聽命於賊果何為者春秋之法君弑而臣不討則以國為無人烏有明知鴆毒而付之不問者乎李固杜喬諸人

忠有餘而識不足不明春秋之義死而無補也

秋七月乙卯葬靜陵

九月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

冬十月尊母匽氏為博園貴人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三十二